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洞集卷八

詳校官監祭御史_臣陳化龍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朱攸

謄錄監生_臣姜樹

欽定四庫全書

石洞集卷八

明 葉春及 撰

公牘一

請

練兵

職粵南海隅人也稔聞袍鼓輒惜當事者居常因備臨
變莫厝獲臯于人民社稷安用其為天子吏哉乃不自

忖猥懷壯圖儻有十室之寄當奮一割之能茲又承乏
海邑邑經寇變至殺長吏臨所城非鮮少矣用是日兢
兢于茲且屢承上官奉天子命拳拳然封疆是勅敢不
勉旃况夙心乎竊思練土兵久矣機兵非土兵哉自初
設抵今竭民力百餘年募之何為不練又安事事也弊
在今之視者所募非所用故耳職痛之益任即察故牒
原額三百半赴團練留城守者尚百又五十名孱冒之
弊蓋難道矣禁勾攝革廝役省迎送汰老弱者四十五

人召壯充補姑卽而部署之為五營營分二隊隊長一
兵十合二隊旗手一鼓手六凡二十九人各有定局矣
乃為聯轄而叅馭之為哨長三人左一人掌東北二營
四隊右一人掌西南二營四隊各掌旗二隊長四兵四
十凡四十六人其鼓則聽中軍中軍一人掌中二隊與
中隊之旗五營之鼓又有司各營之視聽者二人執篝
燈者一統鉦鐃者一咸隸之凡五十五人是長哨者三
人長隊者十人兵百人燈一人鐃一人旗五人鼓三十

人凡百五十人而日專于戎場矣又視各營畫地為守
教閱之隙以備巡徼直宿中軍守庫獄居于署四營各
方城守居于關且各有司自東至北東關者司之自北
至西北關者司之自西至南西關者司之自南至東南
關者司之以護壕塹雉堞又均其役守署及關各五人
半旬而更上府宿者隊一人浹月而更例應迎送使令
者營不過三人并鼓人遞遣之皆聽于其長亦既有約
東而可聽命矣但未教之兵固難使戰敢請轅門一人

為師俾之轉相教習巡捕領而旬練之職統而月練之
稍為賞罰使可即戎而止然又有深慮焉險無可與守
之耳城外西北高山去城數武下瞰城中失險甚矣故
於四營分哨必使東者兼北南者兼西以共其險竟非
完計也團練者不敢盡請敢請五十五名設為一營準
游兵以守西北諸山有警屯之與城中犄角無警分五
營各備一隊練之且以巡徼郊衢以省守鋪等役此息
民保障至計也

更海軍

閩中軍制尺籍雖有定額其遣戍也必更踐更出海則為征操之軍既休而為城操海軍即不遇寇有逢霧露犯波濤之虞不若乘城可以緩帶嬉也故豪有力者避此就彼海軍率多羸弱戚總兵乃都試之以壯征操次城操又次城守軍政一新戚總兵北繼者襲故莫能修自隆慶建元至今七年征操之軍不代此所以負戟行間而有北山之嘆也按永寧衛海軍存者若干名城軍

壯者三倍崇武所海軍若干名城軍壯者二倍福全所
海軍若干名城軍壯者亦二倍宜如故事分為三行歲
遣其一周乃復征操給糧一石休而為城操等減其四
斗勞逸均犯律齊水若諸軍衛所往者皆自隆慶之元
宜更之如例

恤北鎮布機戶

惠安舊蓋有北鎮布志稱漚白苧麻為之婦人治此者
井白之類亦不敢操恐浣手成迹也此布成之雖甚難

實太輕楚不耐於用今人乃多重之歲和買及橫索無慮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志作於嘉靖庚寅邑人張侍郎蓋四十年往也隆慶四年七月二日職莅任則此患蠲祛久矣今春勸課農桑問邑人李憲副曰邑有二布北鎮害人而糊利人自島夷亂後農夫驛耒紅女下機豈惟北鎮布廢即糊布利十不得三往糊布盛時重裝大賈日不絕於道馭僧朔望奔走縣廷今瘡痍未起朽軸久空為縑賣之雖糊布鮮有也故商旅不出於途馭

僧不通於官而苧且市於他縣其利蓋日縮矣職方下令使家置機人植苧以興糊布之利未幾部檄取北鎮布每疋給銀八錢迺利之奚害愚民不知惶懼驚走莫敢應命即欲戶而坐之實難蓋往日雖曰治布不過窮閭下戶家作一二疋貿易以供賦耳非如蘇浙織戶家絛鉅萬者也職祇承上命夕惕于衷乃求舊僧以充織戶以其交市廣而頒給易也一疋八錢已當其直但機戶不謂價之不足而慮解之無資且方經營杼軸惟筐

筐之恐後萬一獲豔其貽身家累不細儻蒙加惠不勝
顯仰

倉糧折價

父母有二子焉一欲乘舟一欲乘輿不能兩從從其兩
利者耳軍民皆子也民長以折色為便軍長則欲本色
誠難遽信恐其易私叅軍民之情權利害之算以父母
之公從之亦惟其兩利者耳使折色利民害軍此利彼
害勿折可也况軍實無害乎本色害民利軍此害彼利

即本色可也况軍實無利乎蓋東南海上與西北異西
北寒沍五穀不生自屯鹽法廢河渭道絕舳舻不至當
其急時有金如丘山而粟不可得者今沿海諸衛所固
與區也地饒魚鹽五穀輻輳巨艘重載儵忽往來患無
價耳其取諸販猶取諸倉志稱官軍有銀自伺海舟之
便信矣金門沿海之所也永寧沿海之衛也惠安亦沿
海之縣也其米皆出於沿海有屯易地皆然此之往輸
乃以價易而彼獨不可乎均海墘之區何用因此而與

彼况十一之利人之所必爭也冒險經歲猶然為之假使該催之米如期而至各軍之糧如期而給稭米相雜颺而播之石得八斗是十損其二也該催上納必穀登之時米之鑿者石五錢止耳八五四錢以去稭八斗之糧而折七錢五分之價羨三錢五分是十益其九也即如今穀沒未登米之鑿者亦七錢五分止耳一石較去稭僅得八斗亦十益其二也折色於軍有利無害章章明矣其於利為尤速如追本色召而集之令詰且往弗

樂也往輒踰月亦有弗往者閱數歲于茲矣折色則官督之踰月為之限精勤而稽之莫逃也此既易完彼亦易領先完一時彼速一時之利矣故今負者本色多而折色少彼亦何惡速而利於遲乎乃復有言不便者非軍也該催上納必有攬戶雖至良者取諸該催亦一兩餘給軍不過八斗四錢而坐得其倍差之利不良者往所攬私耗久矣夙夜無他惟圖再攬以補故律於攬戶糧完亦杖惡之也今試候于庭有告折色不便者乎必

攬戶也不然必其冒者也不然必愚因為其所惑者也
伺於衛有言折色不便者乎必攬戶也不然必其故者
也不然必愚貪為其所惑者也號于軍軍皆躍然喜矣
雖然言不便者不特攬戶監收不便主守不便使法本
以利此等輩則可如本以利軍民何為不從其利

開水利

六都軍民黃偉世張于霄陳德實黃以同江弼卿張公
叔陳宗魯許其達周炳文等呈祖居六都受產官民田

地四千餘畝坐前黃林頭崇福等埭捍海為田土多斥
鹵水自壩頭壩頭之水發源觀音等山兩支流注源泉
不竭及至壩頭總堰為壩壩下即流入海壩傍分為二
支左支東循西吳等村以至前蔡右支西循前黃等埭
以至崇福兩道分圳百年不改嘉靖中前蔡人於外壩
告官築陂前黃林頭崇福之埭適遭厄運相次臨海業
主逃亾承管靡定於是水盡東徙不復西馳日積月累
人苟安於故常此弱彼強勢復苦於不敵遺跡雖在復

古為難間而傍圳愚民貪尺寸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
輒於狹淺之所填為田遂使流泉之利梗而中塞積至
今日圳已半湮雨水驟臨彼以無用而弃之海旱魃為
虐此以不足而涸其田禾稼焦枯束手無策民命萬指
盡枵腹於粒米狼戾之時國賦千斛遂積逋於軍興告
急之日死徙相屬成賦愈虧由有此田分有此水一右
一左均仰給於壩頭之陂一樂一憂輒相懸於倍徙之
遠辟之兩臂並運一體而分左能使指而牽舉右獨偏

枯而不仁固知愛身之家尺寸兼養則於受病之處鍼灸宜加况今一道千丈古圳過半沿流遡源非出駕空之臆說廢禮存餽猶幸遺跡之可尋乞躬相水道詢之故老叅以衆情如果偉世等言有中機宜則請院道以斷大計減陂間之尺水濬田中之故道以彼之餘補吾之缺裒多益寡利可得於相資一勞永逸民亦非以為厲况王孫峯崎諸埭新通溪西承天等壩事出創始宜若拂俗而難行情惟兩利今顧相安而稱便以彼况此

有例可據知縣嘗召里老問圖籍以知民所疾苦於六都之荅未嘗不掩卷而思也其言六都無陂塘湖壩停蓄七都有壩頭陂者匯數溪之水盡過而東使從西浚一渠分流方埭彼為不費之惠此實甘霖之仰蓋水道久湮不敢明其故物苟其餘幸矣過壑崇福埭田循行阡陌咨訪父兄子弟具如前指乃策馬出林頭遵前黃登壩頭之陂按迹而行晦而實明斷而實續如卧竹于地雖有數節實一竹也詳考水源發觀音山歷數都至

古縣灑為二渠并出壩頭又分為二今則左通右塞據
呈方之兩臂左能舉右獨偏枯信矣誠當兩利而俱
存之庶稱鳩鳩之心免致鮒魚之涸七都亦答圖籍稱
壩頭陂上兩山相距甚狹暴雨連日諸溪交流不能遽
洩水高丈餘常殺稼宜於陂旁設深閘陡門以殺其勢
但南界下流不與其患故阻撓之然則此渠之濬不惟
六都可以灌溉亦七都之利也

諭民有文見教類

置節度守冢

縣南十里盤龍山下有唐武威軍節度使王潮之墓鄉
縉紳黃森為職言潮墓被發不知何年兒時嘗見牧豎
往往入其鑿中中為便房者三仰有鐵環珠襦玉匣剽
竊久徒見蝙蝠甚鉅敞裨赭然牧豎上則梯足而騰云
職往睇之頽壑生荆棘神道營農圃享廟之石村氓負
而為厠華表摧折半出地上此雍門所以悽愴於孟嘗
也按五代史通鑑諸書王潮者固始人也與弟審邽審

知皆以材氣知名王緒刺史光州召潮軍正後緒為節
度使秦宗權所攻率衆南奔至漳則食盡矣令軍敢隨
老弱者斬獨潮兄弟奉母行緒命斬母三子跽曰既殺
其母安用其子願先母死諸將亦多為請乃舍之緒益
猜忌諸將多被戮者至南安前鋒將竟執緒也緒既執
衆共推潮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暴虐泉人苦之
聞潮軍整秋毫無犯父老相率具牛酒遮留潮潮乃圍
彥若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

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大悅巖死潮定福州唐即以潮代為觀察乾寧二年遂以武威軍建節云潮性孝友家法嚴審知既副觀察有過笞之審知不敢色怨潮卒亦舍其子而立審知審知至梁為閩王建國六十年與五代相終始本潮開創之功也唐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潮以光州亡命奄有全閩蓋亦天所助焉帝王陵寢厲禁樵牧我朝所以仁前代者至深厚矣彼雖竊據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固隆然一方之君也道有枯骨

守土者尚繁而揜之何況節使之尊遺墓不保有司不
聞職甚憫焉且世之為吏無大表見徒沾沾然身去之
日章句豎儒猶思引於俎豆之列潮實有德於泉非苟
而已泉州雖祠于崇陽門樓祀典未見本縣亦嘗寺于
盤龍山下蓋潮墜時所建田賣寺廢墓遂被發今獨寺
址尚存村氓私墾為圃職已令修其墓欲於均徭歲編
守冢一家收地租錢有司清明就墓而祭以稱我朝深
厚之澤

較勘斛斗稱尺

憲綱斗斛秤尺府州縣照原降式較勘相同官民通用降式常於街市懸掛聽令比較毋容嗜利之徒增減作弊今式久廢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誠有所謂內大出小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較之西隣則若十指者也况已時估三者不定何以齊物謹造斛斗秤尺赴司較勘官民庶有遵守

免鋪戶置簿

本縣雖衝實小原無鋪戶非如大縣可以分行朔望上
狀於庭月主有司應辦者也只一人領綱銀共具過客
亦名鋪戶實無居貨其他魚菜列於衢果布陳於肆不
足當通都五家之市遵憲綱赴司較勘斗斛秤尺按月
時估懸於市官民一以為衡日用魚菜鹽米令隸齋數
錢出遇則買之布乃市之於府今欲置簿無可主領之
人且使不肖之吏按簿而誅之曰爾鋪戶爾鋪戶則不
得辭不如與之相忘若大縣原有鋪戶者自當如今

保甲名籍留縣

屢蒙院道遵勘合責行鄉約保甲恐恐然不能祇承德意是懼已於各都推擇耆老待以異禮使居申明亭即為約正教民為善兼理戶婚一切小事建里社厲壇以事鬼神盡毀淫祠改社學請教讀以訓弟子立保副長統各鋪丁男使司防禦之事竊以謬知一邑強弱善惡鰥寡茆獨疾痛困苦一不知何以其名為也故丁無官私老幼咸登于籍蓋無事以行教化則綱紀有條有事

以守疆場則什伍可定非厲之也民愚不知疑懼造黃冊將籍而役我萬一有警又將驅我於戎行匿不報按保甲舊籍具在不過戶一二丁漫應上官督責不足據乃使者老勸諭職復之至再至三不得已而信之以誓乃報固難必其無隱其心尚未能釋然也近有警奉檄保甲丁男出灣防禦職即召保副長而申令之老幼守家壯者從便什伍據險守堡或聚為營及偵諜等隨其丁之多寡遣之緩則更休急則盡出彼既響然聽命茲

欲籍名于官哄然謂令我欺夫道愛民之心比職為共切而職播告之意比耆老為頗詳但無事時彼既不能無疑有事固宜其感然而驚也法安民耳王介甫行保甲而亂伯淳則治安與不安之說也人莫不顧其室廬妻子昨有警附鴻民奔走來受約者足相躡也則雖不必其名之在官而其心固在賊矣所謂不用其名而用其實也况名已在縣與在道同但民愚謂道尊而縣親助勦之時未即破其愚見遽聞于道彼之惑也滋甚故

第俯循其情奉檄以致之而已職即行海上考其用命與否而賞罰之

保甲不屬巡司

兵之用鄉上矣然三代以下民皆畏官而不畏賊何則徒役煩而誅求之日促也職到任即甲其民民皆感而難之謂黃冊造將籍而役我一旦有警將驅我於戎行職乃進而誓之所不與百姓同心者有如日於是相率而聽命矣然初第屬而讀法耳使之為兵又感而難之

則又進而告之曰周禮家七人可任者三家六人可任者二家而五家五人可任者一家而二不籍其名而定其數可乎曰諾乃籍各都之民可以負戈者得四千四百六十又七蓋有常數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為兵不惟三代之法則然名不定于官府亦所以使其樂從也去年本道取鄉夫之籍職上報在縣與在道同民謂道尊縣親遽聞于道彼之惑也滋甚本道諒而從之今行一年民情大安彼亦畏賊而不畏官考國初止有里

甲觀教民榜里中若有強劫盜賊里甲老人集人禽之
可見後增總甲有司祇以夫役煩之竟不能任盜賊而
保甲行矣非所謂三保甲哉故職即總甲行保甲法每
鋪設保副長不拘十甲一保之制一里而社首加馬社
之為言里必立社故也縣舊除在坊凡三十四都近減
為三十里在坊有機兵其沿海則十八都在縣西南接
洛陽橋與晉江界繞而南為十九二十一二二十二十
三二十四二十五都獺窟司在馬又繞而南為二十六

都又繞而東南為二十七都又折而北為二十九都又折而東為三十都崇武所在二十七都小岞司在三十都小岞而上為三十一三十二都有黃崎巡司入于內港為三十三三十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出于東北為八都有峯尾巡司又折而北則為九都十都十一都與仙遊北各都皆要害往巡司歲時行都各鋪贖錢供億民苦之故曰南巡北驛言利均也今不宜屬巡司使其自相教訓捍禦縣以時校閱賞罰有警乃部署巡司率領

事已則止

立申明旌善亭

本縣旌善申明亭被侵沒蓋四十年餘矣往有司答憲
綱諺云見在善惡備載章章也職覽羞之竊嘆天下飾
空文以相謾者大率類此故於憲綱據事而書本條之
下明標侵沒未復之狀不敢謾也考之邑志遍問父老
子弟申明亭初建名賢坊中旌善亭在登龍坊嘉靖三
年知縣萬夔闢居民吳伯厚宅廣儒學門而以申明亭

易之於是為吳伯厚宅今為黃孟和宅云旌善亭者當時不窮故莫得而問也萬知縣既以申明亭廣學門乃并旌善亭改建龍津橋北蓋龍津庵外當市地也嘉靖八年有謝敏者請於莫知縣而有之自言納官銀一十二兩至三十七年以賣徐淑卿其價五十兩餘驗敏所執縣帖以後為前以彼抵此豪強兼并幸其籍之莫稽有司務在筐篋即祖宗制敗壞而漫不省可痛也職為政務舉祖宗之舊所轄二十八都已除淫祠建亭獨附

郭不備何以示彰瘡而成教化哉龍津故址近市湫隘
請如晉江縣建於儀門左右以縣贖成之謝敏得利久
價又倍本宜追論但今隆然一窶人耳乞免徐淑卿歲
得租銀五兩凡十四年價足償矣宜歸於學以贍貧生
又龍津庵店二間歲租銀二兩四錢庵雖改為社學民
猶聚衆焚香而以其租充費職視事初召而教之曰焚
香以祈福也為民造福非知縣乎陸象山為荆門民說
皇極吾為汝說今不復焚香租銀無用又淫祠曰聖堂

者職既以改死事林知縣祠祭品出於網門後出於徭
矣店三間歲租銀一兩五錢并宜歸學

軍門以毀淫祠美談勉為循吏奉報

淫祠宜毀具政書附錄大歸在反經止邪登於先王之
道蓋苗民亂德虞帝槩葬商俗好鬼周人尚禮非其相
異所救然也故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職結髮志古人
如漢循吏雖不能至私心嚮之西漢傳六人朱邑祇言
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存問耆老孤寡不著其事文翁

修起學官常選童子使在便坐受事王成勞來不怠戶
口增加黃霸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
善防奸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霸精力能行之龔遂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課
收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召信臣好為民興利躬
耕勸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數十處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禁止嫁娶送
終奢靡職在縣皆效法之矣然嫫母效西施顰徒走里

中人敢不砥礪以終本縣之教

發倉

邇者亢旱滌獄緩刑用牲于山川社稷雨矣但種雖播
田復就乾下多饑餒之虞蒙令決策幸甚本縣接壤仙
遊素稱沃土五穀歲登無庸海舟可以負荷使無閉糶
是亦恤隣之義而待哺之方也若泛海糶於福州則非
旦夕之程又縣人商於外洋者少非救急之劑平價出
陳易新誠良策第舊歲舉行人無至者蓋村民買穀價

不能石即有價俗用錢易銀不便乞定穀一石價若干
銅錢折用貧者則直賑之審貧富之宜嚴保任之法革
出納之弊職任之矣

先生為縣利必興害必除諸所行罷甚衆必聽決於
上乃請贖無慮數十督府令屬徵糧視福州縣業設
徵納規則則列徵之便八收之便八解之便三皆以
為便故與民守之督府復令屬取善縣清冊原造丁
口既與黃冊實在殊清冊實在又與糧單殊故向祇

據清冊於不成丁用其半以準丁料用其全以入鹽糧則請司冊覈焉故牒鹽料故者免男不成免女小免今否請如故敵既課于所矣軍興復算其船饑軍請免諸將請申敵船更出先生爭止之輞川縣咽喉往江贛卿率衆城樓櫓未具且日久將圯請修之守禦一屬巡捕福州衛軍屯田惠安縣者糧卽於縣帶徵屯甲每年由衛俸定田多寡屯新舊不問一甲多至七八十人寡十餘人先生改編田十分為一甲一

分當一年不滿六石共當乃均驛傳銀舊解府乃給
先生謂驛附於縣有急赴縣易而赴府難解銀未免
道途之苦往府難而給驛易請免解驛舊編夫廩保
為害革官當矣復設廩頭害與前等舊於均徭編館
夫守鋪陳後加編銀給驛自賃今以賃責徭戶并請
革之驛傳銀舊歲編二千三百有奇先生歲羨一千
以長度無常小民易逋請歲減五百島夷入寇籍鄉
民為兵寇平則以充饗先生至縣負者尚一千四百

又弓兵逋負咸請免之閩中寺田充饗晦皆二錢法石等惟下則田二錢中加四分上加四分者四先生請如各寺而上下二則自相融配泉州四場鹽不晒納其盤宜毀惠安場一引止折七分私晒如故兩院奉部檄議增折價而稅其盤先生謂引價不可增惟通商為便而圖鹽盤分三等稅焉朝廷優鹽戶者為有煎晒之苦改折而價又輕全免差役濫先生較民鹽二戶十年之費均徭姑編鹽三之一紓民鹽戶鼓

衆而爭章至三四上鹽之總秤視民之里甲官百費
皆責總秤酌以情法稍定綱銀俾勿過惠安縣任載
至楓亭莆田禁不得越則請南北通行窶人陳德實
荒田二千三百餘畝負租六百兩餘先生白撫院免
均徭一次荒田召佃承墾及分配得業者負租俟兄
弟承墾一年後漸補撫院善之先生躡屨視工且為
開水道德實乃稅駕黃冊之後著條約請於兩院諸
司除里書使民親供自審造視丁糧均里甲五閱月

告成部檄稅契畝三分若以銀兩三分今人顧兩稅
之先生重審冊第登契銀於籍冊成會計浮前造三
之二請免二稅一兩院謂潔已愛民也浮糧新增冊
已四十年或昔浮今實昔增今廢自今日始覈浮米
一百三十石新增米一百五十石有奇造冊遍聞諸
司十年更造國朝立河泊所以權釅利洪武中遣校
尉點視遂為額其後山海異居網技異業存亡異路
猶執前日先生盡去舊戶覈今釅者隨其色甄定課

取足故額而止繪圖造冊以報冊亦十年而更縣有
河泊所課徵於縣其官猶存灣中費於供億請裁之
去縣矣思歷年布政司糧單失實黃冊自造搜抉極
於牛毛乃將當增當除當派丁米擬一單聞諸司使
萬歷二年後以為據縣之置七在縣門者豪家奪為
市肆先生請而復之公署有三若縣什器皆上役里
長所辦兩院行部費尤鉅先生不費里長至是小者
以守藏稍食置于藏大者請羨綱置焉工曹主守理

刑館什器故事出惠安縣然亦第令解銀未嘗責買
羅司理至丞一中必欲縣買其價倍差往皆償於里
長先生守綱冊丞憾之皆具惠安政書欲求後事之
師所宜詳覽

封還取折乾機兵票

機兵本守城禦寇非以荷儋遠役也私役且不可况徵
其工食他用乎天下之弊多矣而機兵為甚即如惠安
額并增者三百人赴道聽操者半赴府上宿者十鳴鉦

撾鼓供迎送者若干人絳績皂帶備趨走者若干人知縣役之丞役之簿尉各役之亦徒有其籍耳向數十人走數百里迎職赴任蓋欲效勞深結為他日承符下鄉地也職却之曰縣之機兵猶衛所之軍也衛所不得役軍知縣敢役機兵乎於是無辭而返私役且不可况徵其工食他用乎縣徵機兵機兵必加派編戶是假手也職固陋謹將原票申繳

隆慶四年郡丞丁一中入覲七縣已隳幣餞行復每

縣索折機兵三名名七兩五錢先生不與同入試院
謁丁寓舍主人鄭樾先生弟子也丁謂先生公不知
京師厚費耶先生不答退謂鄭樾觀者孰不知其有
口但吾教爾何如豈可變也丁令王經歷守之報如
右後丁見丞簿輒稱堂尊古人機兵銀事幸毋留蓋
恐先發故謾好語也為不買刑館什器同各縣入謁
丁嫚罵愚夫愚婦一能勝子母謂府螫縣難不買什
器愛民乎徒好名及御史劉良弼按閩少宰劉光濟

與一中善則以屬之一中遂讒先生于御史先生聞
遣妻子遊山鼓琴然守道蜀郡陰公巡道雲間喬公
太守南海姚公福州司理池陽李公知先生業為辯
御史謂先生賢者吾當成之但道貴中庸耳先生對
孔門惟顏閔具體諸賢皆有氣質隨其資之所近同
歸聖人之道而已日說中庸職不能也即欲見之於
行御史自後外雖迫於公議內實忌先生矣少宰竟
召一中郎署

乞歸

職南粵鄙人也蓋自束髮妄有天下之志穆宗即位之
歲著書三萬餘言伏闕下上之是時犬馬之齒三十六
矣未嘗謁于選部選部徒據乙榜之籍選署閩清學事
乃從博羅省祭官張蘭假冠帶見上而所上書亦即稱
署教諭云既而嘆曰五穀天下之美種也播於原即原
生播於隰即隰生在所樹哉平日固好讀國朝制書即
奉制書行之歲兩更遷知惠安亦奉制書以從或曰夫

夫也好古答曰吾汙尊乎吾杯飲乎吾衣上而裳下乎
我太祖皇帝唐乎漢乎吾從今或曰夫夫也好名答曰
方趾圓頂人之實也名者人之六翮兩翅禽之實也名
者禽之非有不取義之實也名者義之不辜不殺仁之
實也名者仁之實者我也名者人也方趾圓頂不敢名
人必禽乃可吾好實嗟乎悲乎誰為禍之賈乎職嘗讀
嵇康與山濤書不信今乃知之有不可留者六宜歸者
八少時謂古人書即家人語不知死人之言生者不樂

不可留一鷓鴣竹實太山鷓死鼠人則膾炙君子仁義
以已量人謂不相遠不知海上有逐臭之夫不可留二
直不為輪曲不為桷何則天性不相假也一遇事至此
則已合彼則人忤心非木石豈不識察終不能舍己之
合人忤是免天性則然不可留三三尺童子投之果則
悅名為盜則怫然忿之是故世人內多厚利外好名高
季次原憲以為形已不貌是憎而鑑之妬不可留四五
步之表百人射之蔑不中矣孤生之木百斧伐之蔑不

折矣何則害之者衆也職自束帶以來百詬交集賴杜
公在前劉公在後或謂好官或稱賢者乃能全其六尺
之軀免於三木之辱失今不去後無二公之遇而有衆
口之鑠自惟一身不足以當百萬鋒鏑也不可留五指
鹿為馬其足同也以雄為雌其翼同也天謂之地上下
易矣日謂之夜陰陽逆矣伯夷為貪是非惑矣不可留
六職父退齋先生老儒也生不肖孤以為晚未嘗易教
十歲授古文尚書十二授詩十四授易十五教讀宋儒

之書使講聖賢之學十七見背三秉不養此曾子所以北面而涕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立身行道以為父母光寵栖栖下邑顛頓莫振外無益於君內不逮於親宜歸一生平慷慨自擬古人學以蘇湖為期邑以晉城為的自今校量不足充二先生後即使朝廷召而用我亦不能晞古人事業矣若徒優游歲月窺竊升斗非生平之志宜歸二少多思慮心血衰耗重以父母之喪二男女之喪七肝腸摧折一為五斗所羈頂踵俱摩髮白種種

嘗念父五十有四而卒祖六十有七而終不肖今年四十有二如祖僅有二紀如父又減其半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不以此時謝塵鞅返柴扃攝精神繕心性圖不朽之業一旦先犬馬填溝壑與草木同腐宜歸三甕甕一身未有子息素飡尸位性復不能故以官為家視民如子當食而思達曙不寐他無論如舊歲版籍之役未明求衣夜分而退中夜飲食不宜遽寢乃以首倚床桁移鐙就前讀書數過少頃力困足展首自墜枕如是五月枕席

之愛俱忘子息之謀轉拙一念至此惻然痛心宜歸四
往在家時堪輿家謂職難子蓋由父墓不吉職取其書
觀之果無堂氣久欲改卜宜歸五古人有曰久宦減仲
之產言不以仕而易農也職有薄田百畝久沒賊中今
賊已平當翦草萊為畜妻子之計宜歸六向職未任人
謂他日為吏不久以促中小心非用世之器今幸滿考
宜歸七近因焦勞精神髡病雖未形狀則先見事不
得謝病不得免或請宜如十月館師優游帳中坐待束

脩之餽職謂即令臘日坐不徹教不倦誠恐積瘁益深
驚走扁鵲宜歸八由後八者雖無他故猶當宵逝况有
前六者迫之計不蚤決嵇康所謂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可不慮哉况職初遣妻子本圖即歸至今匏繫彼此牽
掛入門一僕相對孑然近日僕病職午不食冷水自盥
此邑人所共憐也職嘗慕昔人掛冠之風不知當時何
從得代豈無所責守乎今職已和歸去之辭然有庫獄
之寄仰仗明臺俯從私願

附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世途險巇胡不歸既臨太行以適楚自失
路而孰悲嘆羲和之迅逝雖騏驥其能追悟齊物之
眇論何堯是而桀非雪皚皚其盈巾塵冉冉而緇衣
問觸蠻之蝸角胡爭者之卑微乃命妻子晨起宵奔
窮巷罕人敝席在門冠冕已亾形骸尚存客來相慰
幸有犧樽呼杯盤以共話舉賢達而汗顏喜潢池之
既靖栖一枝而可安廬荒頽以始構門闔寂而不關

狎輕鷗以為侶羨鱖魚之可觀白雲掃而不去黃鵠
招而不還歲凜凜以將暮松柏植而為桓歸去來兮
乘款段如少游苟吾已兮不違富與貴兮可求本無
得而何喜非有失而焉憂先人命予以春及使沒齒
乎西疇或互樵歌或釣漁舟探玄珠於赤水訪羽人
於丹丘日月迭而西馳江河浩以東流感造化之無
窮亦與我而同休已矣乎托身天地稀百年何況外
物能久留胡為乎驅馳將安之罄折非吾志淵明風

所期遊斜川而引滿亦下溪而耘耔琴無絃而可鼓
興有適而成詩眇古今之一瞬求仁而得又奚疑

再致仕

職蒙朝廷厚恩年十五養于學二十一舉于鄉而父自
少又教以忠孝大節故常慷慨自許苟沾一命之寄當
盡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志大才小不足辱大廷
之問隆慶二年著書三萬餘言伏闕下上之穆宗皇帝
容其狂詩不罪猶得隨牒備員闈清儒學教諭陞惠安

縣知縣非其任也職考到任須知及憲綱等制書祖宗所以切責為吏者甚備顧今法寬不肖者不足道稍稱賢者亦多卑疵熾趨求尊譽飭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職不敢也到任四年日夜不遑惟以便利百姓為務俱見惠安政書雖自謂不致如前所云律以祖宗之法已負竊祿素餐之恥矣况直道忤人讒妬不少即放四裔猶不足以塞責而豈有賞哉幸兩院本司持正於外朝廷之間公論昭明近職滿考不惟宥其不稱之誅猶陞

賓州知州廣厚之恩真天覆地載矣此職圖報之日也
職今犬馬之齒四十有三雖當強仕之年在縣過於勞
瘁如舊歲黃冊之役未明求衣夜分乃退丁糧雖至升
合審覈必親如是者五閱月是時人有以病規職者職
謂一年畢此可止十年之訟一任畢此可稱一生之業
古之摩頂放踵皆其心之不能解也故至今年病勞血
氣衰精神損鬚髮落自分填于溝壑必矣豈意得見新
命之榮哉若力疾往賓未論忤人將加勞瘁蓋職居官

於民之事如食必嗜嗜必盡天性固然如此則死無日
初報陞已具文致仕蒙兩院俯從軍民乞留不許代無
由掛冠每望羅浮故里而輒躑躅霑襟焉今撫院保留
奉旨不允是天高地厚之恩而保全殘軀于未死也其
軍民赴闕乞留者吏部自不為請矣賓州憑齋者知職
貧不足以更費而匿之職已決意乞歸亦未問其彼何
人斯也無憑可繳又恐賓州缺官吏部未即除補俱合
呈明職近蒙兩院准回籍候命九月五日印信倉庫文

卷等俱交縣丞徐江可以掛冠而從此逝矣伏乞轉聞

謝病

職在惠安四年頂踵雖摩無德加於百姓律以憲綱等
制書實負竊祿素餐之恥朝廷不加斥戮猶陞賓州廣
厚之恩奚啻覆載職本腐生不宜世用謂聖賢之言可
信祖宗之法可守而不知不然也素有犬馬疾萬厯元
年乞歸不許二年三月虛火升血氣竭鬚髮落填于溝
壑且在旦夕四月聞賓州報因致仕庶院道憐而聽之

又不許軍民以相與日久不忍舍各赴闕乞留軍門亦
疏留連請代又不許十月奉旨不允留而賓州職病尚
不能赴則又具文致仕兩院行布政司議本官年力富
強志行脩潔歷官四載足稱勤勞難令休致咨廣西布
政司促行又不許竊念愚戇之性動而見尤兩院各司
曲為勸勉不欲一長之士棄於堯舜之世甚盛心也身
非木石能不躍然况籍去賓其程不過兩旬無輿馬之
勞有舟楫之利地腴民好稼穡饒五穀頗樸重為邪教

化易行無素封大豪持吏長短兩粵縉紳故矜名節且
在山谷中無往來之使非如他機詐嗜利日夜竊符轄
轄不絕勤苦有司稍不厭謗誹輒行也雖病猶得卧而
治之設如汲黯卒於淮陽卒吾事矣齋憑人索報不能
具怒持去布政司給劄付照遂以十二月抵家正月稍
間赴賓州中途復病二月朔至桂平未愈念本省院道
憐才之意與閩不異而思效於賓州又職素志無奈為
病所苦是職不德適見于天故令不任使令之役托賓

州以見於後世也。度病平非在目前而賓州官難久缺，合將劄付送繳職回籍調治，不俟報矣。

修號舍

以下闕清

工必居肆，所以防些窳之習。士必居學，所以絕物誘之遷。正如魚不棲鳥不川泳，故志專而學成也。伏讀令甲不廩廩哉，宿齋會膳稽業者，德晨昏升堂朔望習射，所以廣厲學官整齊科教者，非疏濶矣。因循既久，遂爾廢弛，膳金競於刀錐，齋舍鞠為蔬圃，朔望一揖之後，藟

然而散環視天下莫不皆然况閩清學徒散居七邑本邑十外邑百其為疏濶豈顧問哉幸本道以聖賢之學倡七閩本縣以提調之任振一邑士斌斌向風矣職到任與訓導某宣德意述典章願來學者三十九人舊雖有舍數間不存片瓦木顛而不支墻頽而不完非所以蔽風雨而安枕席也乞飭其舊更圖其新使至者忘歸學者致志若乃橫序既修生徒既集教化不明學行不立職無所逃罪

送贄修號舍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師君子相與其大較可觀矣而今學校迺錙錙焉若賈師之權物也忍言哉忍言哉諸生來見或以米或以果不在是者或以銀除反總十兩有奇亦菜之意與職敢立異念諸生過信咸願來學相與復祖宗之法而舍委於草莽雖賢有司將悉舉之職奈何無一木之任里塾延師弟子或不容也率自椽壁今以諸生所見治舍亦里塾

之意與謹送以備脩理

辭署連江縣

職前蒙委署永福已面辭會新官到免今又蒙委連江
士所以輾軻遇者疎而知者希也職莅任一月承委二
邑所以受知於上者非淺矣士為知死女為悅容何者
肝膽之所為盡也而復何辭之有念職以教諭為名天
下教諭一千一百有餘其事盡可覩矣况閩清學宮在
萬山中頽垣通谿第草沒肩室有殘邁堂無敞几此君

子之所為傷也學徒一百二十本邑十外邑百合而萃
之如水團沙職懼之焉述列聖之典奉羣公之教忘愚
竭知為諸生倡首願來學三十九人以贄治舍宿齋會
膳期盡如制蚤而晚興則木工驛規晚而蚤安則土人
置畚故莫得而離也矧學者方臻教者先解諸生謂職
何語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言異
任也若夫憚簿牒之煩勞畏緇塵之易染此鄉黨自好
者之行非職之志農夫耕而甘雨成焉小人為而君子

全馬君子之所庇小人之所仰矣

辭署閩清縣

章文懿之謫臨武也隨改大理後以不到臨武為恨居常竊謂不能甲科即拘資格署教三年非大不肖當得一縣庶幾平生不幸前蒙委署連江值有暴疾今委閩清又有沉憂職犬馬之齒三十八矣生子難育往歲在京家舉一男名之繼忠未面也是月得姪夢熊贛州書不及第云七孀闔門一見即淚洒洒不止詢遞書人但

見四歲小女方寸亂矣每日升堂不過一揖若署縣必廢事

再辭署閩清縣

富弼之使契丹不顧男生女死職雖為子憂愁誠不當以私情上瀆公法實不可也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學官則學官教諸生外不當與矣齊景公以旌招虞人殺之不往守道即守官也學之於縣相去豈特旌與皮冠哉職實欲附於虞人之義情迫辭窮吐露肝膽

辭徵糧

糧缺久矣當道令學自徵甚大幸也然不能者三不可者三人之言曰教官事省不知朝夕升堂朔望習禮執經而問難者肩相摩足相躡也暇其他哉不能一統率不出門號令不及民權位法制孰與於縣縣尚不能徵發何況學官不能二縣里甲多異邑學門役僅二人兩教官役之即召諸生轉相屬而已更能日持一符走百里哉不能三職歸善縣人也教官徵糧日擊之矣出入

羸縮且羨百金踣囂墮突亦備衆態私心慝焉奈何復效之也不可一偃倭揖遜人猶犯義况上之為利乎不可二朝廷視天下一家無彼此故令學主教導縣供奉廩共相成也越官守之宜侵提調之職不可三矣乞行縣仍前徵發便者自如新令

不奉改學

蒙許金鐸改學當差蓋生員百二十人本縣二十外縣一百始則冒籍以干進終則改學以自便是閩清一學

金史卷八
不過為冒籍之人登壘之所耳就以金鐸論之去年至
今未嘗到學即使築長城於塞上輓龍軻於維揚亦代
更歸矣安得以來學當差兩妨為辭哉況乎卧碑具在
焉敢徵糧足見寡廉鮮恥所當黜弃奈何復聽其私以
觀多士蘇子由曰上有寬仁之君則下有執法之臣本
道以寬為教職不敢不執嘗讀史見前代執法之臣壞
白麻焚詔書封還詞頭私心慕之亦本道之所取也職
期期不依准期期不將金鐸除名如欲除名待職罷斥

可耳

又

蒙批改學亦事之間有者謂之間有則非正矣則非常
矣竊聞二三月間本道門闕閩清告改學者日十數輩
金鐸自謂得計故不欲下學而令原籍申也職髮未燥
謂天下百司盡循祖宗則太平矣是故到任即治號舍
酌時宜羣弟子宿齋會膳不在齋乃立會按月稽焉四
月葉熯來稽之曰若會諸生文若何矣行若何矣對曰

諸生方洵洵告改學烏暇治文行哉梁灌來稽之曰若會諸生文若何矣行若何矣對曰諸生方洵洵告改學烏暇治文行哉是改學者教之蠹而競之鵠也昔卜式牧羊而肥武帝問之對曰惡者輒去無令敗羣改學者其敗羣者乎蓋閩清諸生七縣人也始之入學乃儻然而來故今之肄學皆渙然思去究其情非為路遠非為費多欲利考耳昔謝顯道欲歸上蔡應舉曰蔡人鮮習戴記決科之利也程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

道矣程子不許弟子辭太學而歸上蔡職豈許弟子弃
闕清而入府學哉且有尊卑者天下之大分也故下於
上必盡其禮忘人已者天下之大公也故上於下亦從
其言職不敢違禮本道可於其言而拒棄之乎

習射禮

學校教化之司所以興禮樂而育賢才也職入曲阜觀
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遊於矍相之圃徘徊不能去云方
今鄉射禮遍天下七閩稱文物獨閩清學宮在萬山中

禮廢樂崩職愍焉郡學首善之地也特命生員王時泰
王世隆林應舉親詣講習其弧矢爵觶籩豆洗篚笙磬
侯乏決遂朴楅中算之類煩措辦

建射圃塞岐路

國初久任近乃速遷職署教未兩年報遷惠安知縣徒
靡奉養莫效涓埃責實課功覩面目矣古者三年敬業
九年大成諸生雖曰稍知嚮方能以聖道自任者鮮本
道在上職亦何為其未為者則射圃之建岐路之塞是

也職初到任學宮委於草莽於是籍贖金及縣金治舍四十以居諸生又推膳金之餘與斗庫之類故入教諭者築周垣六十餘丈舂東翼八間修啓聖名宦鄉賢祠敬一亭藏書樓達于堂廟造銅爵一百一十籩豆一百六十八蓋教諭之所能為止此矣若夫射圃舊在學東禮廢教弛遂為縣演武之所職朔望與諸生習禮乃榜射圃退即易之即今天下多虞射尚貫革固難改復而廟西有地一區東西七丈二尺南北加二十丈堪鼎建

隆慶四年斗庫故入教諭者除修造餘六兩膳銀除會膳餘十兩學復有修倉銀租銀在縣堪營辦職雖去訓導王竒玉同心生員張以謨以諧以諒以誥父世成池塘起潛起鳳父文炳皆誠敏堪委令世成文炳辦建而訓導稽之其成必易縣東倉原在學北路從教場近取徑由學大門躡聖廟門左而行遂成康衢羊豕還于堂負戴踵于門非所以屏囂雜而肅清穆也宜塞

建射圃

射圃之建今人觀之則緩太祖高皇帝視之最急蓋非
止興文教亦武事也縣轉詳何如職不知不過謂財訕
不可舉贏銀俱經驗不可妄用耳學業備銀一十六兩
佐以租銀修倉銀不可謂訕學銀用之於學不可謂妄
天下錢穀孰非經驗循環明上官固許之矣無已請于
察院可也無已請于軍門可也昔王溫舒好殺會春頓
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凡修舉職在
任痛自損抑自足辦之獨射圃行在旦夕不能展吾一

月故仰學銀之在縣者不然取吾已具未足者轉官補
成之

議

兵食議

福建水砦原皆衛所之軍三班更戍行糧即於月糧加
給其修戰艦亦出於軍令休者月辦料銀一錢千戶以
下輪班如軍士之法衛總指揮各以八月而更砦無名
募之兵官無供億之費近一出名募豈非軍不足哉軍

不足則糧有餘往往告匱是兩受其病也稽諸往典叅以輿論為議有四一土兵二鹽法三屯田四寺田皆興革之大者其小者未敢陳也

鹽法寺田議見政書

一議土兵夫今之所以重容兵者豈未覩其害耶凡人
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身千里而蹈湯火之地者必其
兇狠之性不得厚利不足以副其望不自愛惜而輕以
身試法害一無鄉黨之交無親戚之愛見人室廬妻子

不憚寇剝去如飄風雖嘗籍而來誰能正其法於數千里哉害二彼見閩人蓋總總矣舍而用我必我也能常有輕之之心事未見功而常自負一逆其意即欲羣起而譟呼害三雖嘗有一至者有再至者大抵烏合者衆不習地里險易害四閩浙相去其程一月往來計之則兩月矣春秋計之則四月矣纍纍道路而皆有以給之則是養兵一萬二千有四千人無事而食也害五知其害則土兵之利可推也是畫也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

之所以累牘連篇欲舉而行之久矣遲遲至今豈誠見其利而不可去耶抑亦見其害而未敢去耶嗟夫一何高視之也人之勇怯何地無之彼嘗困於倭矣是浙人也此嘗勝於浙矣是閩人也在上之所用耳且其收汎而還曾團而練之乎無矣當汎而來曾簡而閱之乎無矣蓋習不習半也訪漳之海倉月港同之鼎尾嘉禾超距之徒比屋而是壅於客兵跳叫而無所用閩嘗被倭故嘗習戰又嘗應募廣浙亦有嘗為郡縣兵者習不習

半皆與浙等第吾親見其未團練於浙則未見之遂異
視耳則又何必練成土兵而後乃減客兵哉選其聰明
足以察旗鼓強銳足以視死傷手易器械足輕波濤者
旋往旋練可矣曩閩廣會征及戚總兵以餘子防汛皆
猝急而行何曾團練况防汛與剿賊異未即戰故也莫
若令各砦把總自募然兵既土帥非土不可榜豪俠之
士願為哨官等聽得一隊兵以為一隊之長得一哨兵
以為一哨之長則意氣招徠不待旬月五砦之兵相率

而雲集矣故事有安家銀可預給糧二月兵月糧九錢
儉一月可為二月之食即除安家不枵腹也聞漳人欲
營哨官願部下者各以資助又奚待於安家乎客兵即
罷何患不然因地而先後之先遣南日次浯嶼次小埕
次銅山次鋒火一汛代其一營兩年可以盡更生熟相
為表裏緩急可恃即令一哨未習洪武猶三砦也非謂
兵果可無練而試以有習者有不習者是足以抵浙兵
矣况各砦尚有經練軍民兵在可以應卒其未習乃發

教師就砦訓之孫武教婦人一日之間可蹈水火何用
久乎若夫鼓舞使其有勇知方是則在將

一議屯田邊郡屯田大抵瘠鹵荒莽人所不耕之地故
朝廷使軍屯種而所以取之者輕以為侵於草萊孰若
以與吾軍且軍耕者已自食其所入又得餘糧以給城
守之士是亦可矣東南屯田多肥美一畝直數金與邊
郡異又初立法老弱出耕丁壯入守三七二八一九四
六中半更迭非世業也今累世相傳私貿易不知其非

有矣蓋民田自買輸糧外有絲役甚苦彼空受於官絲
役不煩而厘納其數石則遂安坐以食其入衛無荷爰
之勞縣無趨役之事較於民田本不揣而末不齊豈理
也哉帖大率三十畝為一分輸糧六石舊折銀一兩六
錢七分新折銀一兩五錢三分其私貿易多至四五十
兩夫朝廷所為授軍以田者不但以得糧故為軍耳軍
而屯者至不復知為軍而但徒以其糧則南畝之夫孰
不能供六石之賦而空授軍為也故屯田盡以授民可

矣今不敢遽除其籍不可使之獨輕而以飽蠹請如今
寺田晦徵釐二錢蓋屯與寺皆官田也如此則一分得
銀六兩舊羨四兩三錢三分新羨四兩四錢七分惠安
縣屯田一百九十七頃五十晦總之為分六百六十俱
從一兩五錢三分可羨二千九百五十兩或謂今之所
徵厘厘如是猶負况加三倍不然彼之負者非地不足
人侵之耳凡軍受田率名佃而以空名為寄豪舍之占
種強族之侵剋且併軍丁奴之歲收佃人之半而以贏

餘輸官是官之入一而豪軍輩其入三也今盡收田而令之曰田一分歲徵銀六兩不問軍民願耕者聽則南晦之夫相率而爭先矣

冗官議

縣有崇武倉在崇武所城額設官吏所以謹儲待時出納也嗟夫國家所以待是輩者亦菲矣哉秩不入流奉三石又折之月不過銀六錢二分不及一傭之直然天下纍纍挽妻負子奔赴而不辭不特取給目前而或橐

其贏餘以定產業此何從哉奸利故也即如崇武斗級
二人向二人歲糜百餘金豈惟縣吏花幣羊豕飲食輿
馬米鹽等費其所以奉倉官者亦得矣又輸糧時隨人
智愚而索其貨每石自一分至三分以為常他稱是不
得於公私足償之故人奔赴與大吏等今上官嚴明救
過不暇隆慶四年職監收倉官王經見輒淚兩行下其
子擗胃私第彼雖不言職心內憐之也繼者胡鉞代而
不能去詹權餒而不能食身無完衣出無蹇驢豈非聖

世失所之人哉按崇武倉歲入本縣米三千七百有奇
今歲始加六百其屯米九百三十石名曰運納其實從
折往米未入待哺者已延領而舉踵矣故朝而入暮而
出倉無留焉宜削其官一以委於監收使南來者無失
所之嘆國朝立河泊所以權沿海廠利本縣之課為米
九百二十八石有奇石徵銀三錢五分為銀三百二十
四兩有奇閏月有加法當徵於河泊今皆縣徵在所者
僅米一百九十石有奇則銀僅六十六兩有奇夫令縣

徵者為河泊不足任也又今徵一百九十石者以官尚在也是為銀六十餘兩設一官也河泊之祿比倉官不能不乘而出不屋而居不人而役則必出於漁甲縣東南海孺分為八灣灣有總甲一人催督課米視縣里長縣官清者不能廢網銀河泊必役漁甲役之役之又重後之每月灣一人或二人或三四人一歲所費與所徵埒是為銀六十餘兩困八灣也宜削

均徭議

巡攔者行巡商稅而攔取之蓋縣初有稅局故有是役
商弛不稅課皆帶辦於縣則巡攔可去雖前以給俸今
以餼軍不為無用然能恤商獨不能恤民乎

職家食時蓋言於郡主曰為治循名責實即如庫子主
藏而已供億無巨細取給歲編數金月糜數十金其實
安在後入閩見革力役編雇銀則嘆之曰嗚呼仁哉然
歲終不會宣令令得乾沒掃除諸役有常賓客諸費無
藝不入於綱則必出於是者難齊之矣下邑當孔道之

金史卷八十一
卷八
衝其用雖夥然加搏節月二金可省也

國初巡檢司察逃軍私釅而已守禦盜賊則有衛所然
已張弧挾矢為兵豈不能鬪乎以備游徼可也職循行
海濱四司碁置二十三墩星列一所雄峙烽火相睽密
矣密矣使能如制司有百兵所有千軍何事於客法廢
軍脫兵亦入橐中於是輕內守而重外砦革土著而召
客兵非無見矣近裁司兵僅十二人今雖外益八人而
內損其一兩八錢之直夫能復舊制水砦之額固在不

然巡司可去况於兵哉况於兵哉

禁予者禁止獄囚使不得逸止耳縣囚常不滿二十而
禁予歲編七人定於官人三兩六錢取諸民則四五倍
矣往縣見其優閒令執蓋糊封等職革之其閒益甚其
取諸民如故且夫繫以三木居以園土守以一卒百人
不敢當也况以一守三乎或二乎或一乎去一可已

役之苦莫斗級過有主守之苦有監臨之苦有查盤之
苦昔於正除耗今以耗為正故當後時即以徒為必得

之罪矣如崇武倉名編工食三兩雇者至三十倍職雖不敢撓之雇者蒙惠雇之者如故也裁省幸甚然裁於倉而輸于軍與不裁等且民於徭戶倍取官謂不知可也亦倍取之何以令下慮饒無資乎職訪之識時務者稱閩中魚鹽得豪傑任之歲益十餘萬所謂棄千百於一分之外今則計錙銖於一分之中者也

敝課議浮糧議編鹽議俱見惠安政書

案

官服送庫

部兵奮擊時各辟易驚散獨里長郭南箕逃就縣官意
縣官能為之庇既不能庇致之傷職將袖為塞其傷至
透裏衣又以部兵干督府即上司難以處治儻徒不幸
則傷在公門而死為公事非其罪可憫皆自本職無狀
不能遵憲綱守都察院門致兵入門殺人以傷里長失
職當死萬一不可解則當伏罪死闕下而郭南箕死孰
證也儻其不死至辜限外或怒而治之則其死在後而

其寃益難白也血衣既經府驗宜入庫留證又恐總兵責下吏不知忌諱迴避且生員等請留縣懼得罪或死于職士民念為公為民禦災捍患之故留取志厥事本職亦以民浚膏血以饗兵又為公事傷亦朝夕不忍忘其血而為置之目前自鄉士夫來視外名諸生驗之又召屬吏里老等驗之印志血處收庫

判

趙俸奪梁元采山判

趙慎盜賣屯田判

俱見惠安政書錄書判事後

上司不知不肖每以堅深獄見委即它郡邑民徃徃
告言願惠安亭平法雖不撓意未嘗不長厚也文多
不錄獨知府趙恒知縣趙日新父子罪我深恨不割
刃腹中故錄其判薦紳大夫得覽觀焉予非深禍吏
矣隆慶五年七月予治事之三日梁氏婦陳媪告趙
日新父子奪山狀是時三十都長在庭問之皆梁氏

山也後十日趙日新赴南宮試見于衢噴沫言吾都人矣予笑而不答恐梁氏孱弱終不能有則令趙俸買之趙日新弟日齊為諸生謝無資願歸梁氏山予私念彼謂橐中裝耳俟予去取之母庸失此數金為也堯舜不能使子長有冀方予安能庇梁氏判如右日新登進士則為毀書遍投當世貴人仕江西分宜縣凡來閩者輒又投書毀之嗟夫古人為吏何如予甚自媿恐薦紳大夫不知其情猥以予與趙禹張湯

同類而共笑之也

狀

赴縣當差

及不佞嘗為惠安令直已守愚未嘗一日忘罪黜蓋製
平定巾而贊之朝報罷則夕去矣當道不知不肖一切
容此腐生以為庶幾於古朝廷過聽擢守賓州非所望
也勞瘁四年業得病乞骸骨歸百姓挽於朝當道留於
外不得請乃蒲伏而西至海不可力强投檄而返當此

時一身不自保况軒冕之榮哉賴廣西巡撫郭公章朝
廷厚恩釋而不誅免為庶人使待死田里實荷天地再
生之德矣得報即宜趨役公庭以明庶人之義一病經
年今尚未愈無以表於其職罪死罪死竊見今為仕者
既得謫歸天子之命拒而不受束帶乘輿尚洋洋於鄉
曲縉紳之籍不黜其名賦筭之書不征其力此固有司
之厚其若朝廷何及願明府於須知除名諸凡更賦不
得幸免以章天子之法以示人臣之戒毋令及重得罪

則於明府為藥石不為美疢



石洞集卷八